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行旅下

北使洛

五言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

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

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銑曰宋高祖北伐府
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

是詩也

改服飭

勅

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 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

善曰左氏傳

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俶戎車首路
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
曰跼可畏懼之言也 向曰改服改常
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跼履艱難也 振楫發吳洲秣

馬陵楚山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朱鼈躍飛泉夜飛過吳
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

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翰曰楫
棹秣粟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 塗出梁宋

郊道由周鄭間

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
由碭也 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 前

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

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銑曰即洛陽也在昔輟期運經始閭聖賢

善曰毛詩

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閭五百歲銑曰閭猶無也在昔晉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亂期運輟息無聖賢經理善曰伊瀝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向曰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館盡毀故無尺椽

宮陞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翰曰言其荒蕪如此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

暮補我袞闕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濟曰言宋高祖之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

時冒寒氣而苦辛

陰風振涼野飛雲

善本作雪

瞽茂窮天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

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

于次月窮于紀

濟曰瞽謂終歲之時

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善曰

引猶進也

漢書曰上置酒沛宮

銑曰引發也

隱憫眉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善曰

楚辭曰隱閔而不達

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向曰隱憫憂歎兒威遲馬行兒煩勞也

遊

役去芳時歸來屢徂瞽

善曰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往而瞽本期翰曰游行也芳時

春時徂瞽失期也言我以冰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俗之心久已除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

還至梁城作

五言 良曰自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眇軌路長憔悴征戍勤

善曰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

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默遠兒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

銑曰眇

昔邁先祖師今來後

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陟崇丘楚辭曰肩傾

側而不容 向曰昔邁謂前此使時在北伐之前師也
今來蓋至後軍也 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疾然

道路險阻不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

能前及其羣 國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 濟 故國多喬木空

曰徒徒侶也 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 城凝寒雲 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 丘隴填郭郭

銘誌滅無文 木石扃幽閨黍苗延高墳 善曰說文曰扃

曰謂遭晉亂也 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 石交橫塞於泉戶如有關閉延滿也 惟彼雍門子吁

嗟孟嘗君愚賤同埋滅 尊貴誰獨聞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

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
君尊貴乃如是乎 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埋滅而

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良曰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殷

善曰毛詩曰憂心殷殷翰曰曷何殷深也

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五言
曰延年與

湘州刺史張劭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

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良曰江漢二水名餘同善注

三湘淪洞庭七澤

藹荆牧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

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銑曰淪

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陂號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藹草盛兒

荆亦楚也牧經塗延舊軌登闌伊人訪川陸善曰周禮曰則陶牧地名

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闌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劬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

行曰川陸殊塗向曰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善曰陸機

延猶追也軌迹闌城也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善曰

荅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左傳子

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于曰善

曰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櫓櫓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

曰楚昭王遊於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濟曰固圉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清霽

芳

霽岳陽曾暉薄瀾澳

於六氣字也

善曰說文曰霽亦

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向悽曰霽氣也霽雨止也曾暉日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悽

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

善曰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颼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

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風謂古跡也楚辭云目極千里傷春心

萬古陳往還百

代勞起伏

善曰起伏即倚伏也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

向曰往

存沒竟何人

炯介在明淑

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迴切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德獨流於吉善

之士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善曰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

曰藝樹也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藝種也

還都道中作

五言善曰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荊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

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

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善曰江賦曰駭崩浪而相礪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

可少留向曰惜日月疾還也崩波猶奔波也務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

鱗夕雲起獵獵晚

善本作曉

風道

疾由

善曰廣雅曰道急

畢景落日也儔儔侶也

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

善曰

鷗水鳥也

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

登艫眺淮甸掩泣

然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望荆流

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擢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淹涕銑曰艫牆軸也眺視也

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

善曰絕猶盡也向曰絕

極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

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翰曰倏

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

游

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

誰

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善曰思玄賦曰幕古之人貞節左氏傳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

鄉

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

節越達也皆明責己之詞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五言 善曰廊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

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向曰新林浦名朏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

善曰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

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騫往來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

樹

善曰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

倦搖搖孤游昔已屢

善曰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歎 翰曰永長

也搖搖不定 兒屢數也

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

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

自退揚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滄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濟曰滄洲

洲名隱者所居言我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

躡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

善曰左氏

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躡塵向曰雖無玄

雖無玄

豹姿終隱南山霧

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

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

矣昔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銑曰同善 注肫言我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

五言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善曰方言曰亘竟賈誼旱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

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向曰亘長也合沓高兒

隱淪既

已託靈異居

善本

然棲

善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翰

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

上千蔽白日下屬帶迴谿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

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罷池陂陀

發

交藤荒且蔓

曰依絕區兮臨迴谿

濟曰屬及迴曲也

獨鶴方朝唼

繆

居幽

枝聳復低

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曰繆向曰繆長聳舉也

饑饉此夜啼

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歎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孫卿子曰鼯鼠五技而窮

銑曰方當也鼯鼠名啼鳴也

漑五臣作泄雲已漫漫多

五臣作夕雨亦淒淒

善曰

魏都賦曰窮岫漑雲日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向曰泄猶舒也漫漫雲布兒淒淒

雨落
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

善曰揚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

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翰曰言我此行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

尋幽隱之跡緣源殊未極歸徑窅

鳥如迷望也於鳥切良

曰緣亦尋也源徑路窅深也

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

善曰丹梯謂山也朧鼓吹

曲登山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丹梯升嶠既小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濟

曰要約也奇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

皇恩竟已矣茲理庶

五臣作席

無睽

善曰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銑曰若天子之恩於我終

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

休沐重還道中

五言 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

得下一沐 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思閒願罷歸

善曰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游

於朝乎漢書注蘇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 翰曰薄

游薄宦第且也從告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善曰漢書曰司

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

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

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

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

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

單車歸家濟曰同善注眇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

騎乃非也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善曰枚乘集有臨灞

表紹也池也灞池也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池遠訣賦應劭曰三

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瀋岳關中記曰霸陵文

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良曰灞池謂西京

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違汀葭稍靡靡江蓼他復

別者以喻丹陽亦不可斃去也

依依善曰毛詩曰葭莢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莢蘆也高

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銑曰汀水

文選

際平處也葭莖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兒

田鶴遠相呌沙鴝

保

忽爭飛雲

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向曰鴝水鳥

翰曰表外也岫亦山也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

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濟

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

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

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旨酒

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此盈罇酒含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

良曰賴問我

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

五臣作閨闡善曰

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霑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

闡門也閨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

歲華春有酒初服偃

郊扉

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翰曰此心終

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
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五言 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

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濟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

溯渚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

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喻登山望丹陽也渚岸也京縣洛陽也

良曰 白日麗飛甍

參差皆可見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銑曰甍屋簷也參

差連絕兒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

五臣作喧

鳥覆春洲雜英

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

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向曰覆蓋英華也

翰曰言思歸未

果故罷歡宴

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涕淫

淫而若霰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恨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也

有情知望鄉誰能

鬢

軫善本作縝字

不變

善曰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顧

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鬢黑髮也縝與鬢同

向曰言人情有望鄉者誰能髮不變

白乎鄉謂丹陽詩云鬢髮如雲

京路夜發

五言 銑曰又自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

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戎車三百

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敬也徂往也兩

車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
莫蕩 善曰寥落星稀也

明之兒 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良曰團 故鄉邈已負山川修且廣
善曰班固燕山銘曰露垂兒 負其邈兮亘地界陸

機赴洛詩曰遠遊越山川山川
修且廣 濟曰負遠修長也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

賞勅躬每跼局躋

脊

瞻恩唯震蕩

善曰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

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照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銑曰文奏謂官簿書懷人懷友人也向曰勅誠躬身也跼躋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

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善曰陸機贈弟

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鞅也又曰鞅柔革也鞅於兩切鞅都達切

翰曰稅息鞅駕也

望荆山

五言

江文通

良曰淹時授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

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南
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濟注同

關繞桐栢西岳

善本

出魯陽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

魯陽山 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桐栢山名西岳謂西有山魯陽縣名

寒郊無留影秋

日懸清光悲風撓

五臣

重林雲霞肅川漲

善曰周易曰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說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兒也向曰言秋暮氣寒日短也

翰曰肅清明兒漲水也

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

曰歲既晏兮濟曰歲晏喻年老君者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

玉柱空掩露金樽

坐含霜

善曰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

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
玉柱玉徽琴也掩露含霜謂秋夜
良曰
一聞苦寒奏再

臣五

作使豔歌傷

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入
載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銑曰言琴酒既

無情撫持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
美艷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艷歌皆古歌曲

旦發漁浦潭

五言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
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
里有漁浦吳郡綠海四縣記

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赤亭
定山東十餘里
翰曰赤亭山名
擢歌發中流鳴鞞響

沓障

五臣作嶂
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擢歌縱水謳
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翰曰擢

歌鼓權而歌也
沓嶂重山也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

嶄絕峯殊狀

善曰張衡七辯曰蹊路詭怪
良曰詭怪幽奇也嶄絕峻峻兒

森森荒樹

齊析析寒沙漲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
將成嶼也 銳曰森森長密兒荒樹野

樹也析析風聲漲起也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去聲 善曰說
大曰島海中

山劉淵林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
傍附也 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陟升傍近也

信是

永幽棲

五臣作栖

豈徒暫清曠

善曰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
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

遠風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曰信可長往豈徒暫游而已

坐嘯昔有委卧治今

五臣

作可尚

善曰張璠記曰同濟注璠音津旺音質漢書曰
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

淮南耶顧淮陽史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濟曰後漢岑暉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為
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遲言
生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

早發定山

五言 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

善曰毛萇詩傳曰涖臨也銑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晚涖

謂暮年臨職

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

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

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音賤 善作淺淺 善曰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
歸海也 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兒也

向曰漫漫平流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翰曰棠櫻皆
兒濺濺流急兒

發其花也花朱 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善曰楚辭曰
色如火欲然也 遊子憺兮忘

歸揚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楚辭曰荃不察余之
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濟曰蘭杜芳荃皆香

草也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 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

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
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

伯陽九仙法 良曰言我終當顧
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五言 善
曰十洲記

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
為浙江 鮫曰新安郡名京邑丹陽郡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善曰廣雅曰珍重也

洞澈隨深淺皎鏡

無冬春千仞寫喬

五臣作停

樹百丈見游鱗

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

投金鐵馬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向曰皎鏡清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言高也

喬高鱗魚也

滄浪

平

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

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澀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
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

涸濟漑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涸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豈若乘斯去俯映

石磷磷

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濟曰斯謂此水磷磷水中石兒紛

吾隔蹕滓寧假濯衣巾

善本作布衣

願以潺湲水

五臣作沫霑君

纓上塵

善曰蹕滓謂去京師蹕塵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

雜子曰潺湲水流兒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

已隔喧蹕濁穢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

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

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

善本

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

師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

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相公征關右赫怒

震天威

善曰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

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翰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一舉

滅獯虜再舉服羗夷

善曰漢書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濟曰獯

虜羗夷皆達蕃名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

鴻毛取楚如拾遺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善曰

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銑曰陳布

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軍中

善本作人

多飲饒人馬皆溢肥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飲厭也說文曰饒飽也向曰飲厭饒餘也

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善曰

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良曰徒步乘騎也

拓地三千里往返速

如善本作若飛

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

如飛也翰曰拓開拓也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

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濟曰鄴魏都也獲盡也

晝

善本作晝

日處大朝日暮

薄言歸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向曰大朝天子朝也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

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

善曰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

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銑曰同善注聚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鳥獸之通名

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
沐恩之實也揮布也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

善本無此

二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向曰伊尹負鼎以

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
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槩自謙也
熟覽夫子詩

信知所言非

善曰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寶犢之見殺迴輿而趣為操

曰翺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非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翰曰同善注槩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翺翔以退居以槩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

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

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槩從征吳作此四篇
濟曰孟秋之

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
故主司告以詳刑之事厲嚴也

我君順時發桓桓東

南征

善曰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

征也彼東南

向曰我君曹公桓桓武克東南征謂征孫權

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隲

垆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垆銑曰被偏也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

戀

五臣作此

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撫襟埤蒼

曰檣帆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

向曰時聚從軍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

善曰

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于垆婦歎于室毛萇曰垆蠓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垆徒頡切翰曰聚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

日月不安

處人誰獲恒寧

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女濟曰此聚自解之詞獲得

恒常寧安也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善曰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銑曰齡年徂往也

今我神武師暫

五臣作暨

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

輸力竭忠貞

善曰左氏傳樂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權也親睦親戚也

懼無一夫用

報我素餐誠

善曰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向曰無能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

夙夜

自悵

普庚

性思逝若抽縈

善曰廣雅曰悵忼慨也悵性歎息也逝往也抽縈如緝

輸曰

縈將東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

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
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良曰言我將被羽先登而
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濟曰謂孫權為夷者務願毀敵

方舟順廣川

薄暮未安坻

善曰史記曰谿谷

銳曰方並也安坻謂繫舟於岸

白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

也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善曰毛詩曰七月蟋蟀在野鄭玄曰謂蟋

蟀也

向曰蟋蟀

征夫心多

五臣作兩

懷悽愴令吾悲

善曰禮記

秋蟲名翩翩飛兒

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

善曰說文曰防

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瑞子不覺露之沾衣良曰高防謂戍守之地迴身赴牀

寢此愁當告誰

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

身服干戈事豈

得

五臣作能

念所私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戰干省也所私情所親也

即戎有投命

茲理不可違

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成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翰

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善曰漢書鄴食其曰塞白馬之津向曰白馬津河津名

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

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

甲十萬人

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

萬人也說文曰舩併舟也又曰艘船總名也良曰言連舩兵甲之多也艘舩船也率彼東南路

將定一舉勲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銑曰率

循勲功也將定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

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向曰帷帳也聖君謂曹

公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

善曰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

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濟曰桀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才而具官位之臣鞠躬中堅內

微畫無所陳

善曰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

心之士也良曰漢光武賜陳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敬懼兒言我但

敬懼於卒伍之中微
少畫策亦無能陳設
許歷為完士一言猶善
獨善作**敗秦**
曰善

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
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

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
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

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
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

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
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

銑曰同善注完
士猶凡士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善曰毛詩曰
坎坎伐檀兮

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
向曰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
雖無鈇刀用

庶幾奮薄身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鈇刀一割之
力班孟堅答賓戲曰搦朽摩鈍鈇刀
翰

曰言我雖無鉞刀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善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濟曰悠悠長

也靡靡愁兒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良曰榛叢由從也

桓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

蟬在樹鳴鵲鵲摩天游

善曰禮記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

銑曰崔蒲葭葦皆水草名向曰鵲鵲皆鳥名摩天言高也

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

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翰曰曹公譙人故聚

美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

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

濟曰言村落相次緣牆竟野館宅充鄺里士女

善作滿

莊馘

五臣作馘音仇協韻

善曰韓詩曰肅肅免置施于中遠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馘九交之道

也良曰充亦滿也郭

外曰鄺莊馘皆道也

自非賢聖

善作國誰能享斯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

當也銑曰賢聖謂曹公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善曰

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向曰客聚自謂也願留願留於燕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
天地使延年作詞

寅威寶命嚴恭帝祖

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
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

先祖也

濟曰寅敬威畏也寶命

炳海表岱系唐胄楚

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

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

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

境良曰炳明也胄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

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靈監睿文

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

靈監睿文

民屬睿武

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
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

奄受敷錫宅中

拓宇

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

詡曰先帝開拓土宇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
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大賜故居中開拓疆宇 亘地稱

皇鑒天作主

善曰燕然山銘曰負其遼兮亘地界曹植
玄暢賦曰鑒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

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
陛下膺期順乾作主 翰曰亘徧鑒盡也 月竈充來賓

日際奉土

善曰甘泉賦曰西歷月朏東震日域服虔曰
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

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竈曹植玄
暢賦曰緼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

歸疆 濟曰竈窟也月窟西極日際
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 開元首正禮交樂

舉

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
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良曰元首皆始

也正者正月上日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
起於正月上日也禮交樂舉和之至也 六典聯事九

官列序

善曰周禮曰以官府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臯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皆有次序有拴全在滌有絜在俎善曰周禮曰充人掌絜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向曰犧牲體完曰牲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以薦善作王衷以荅神祐善曰絜之物也俎祭器也薦饗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受神人之福祐翰曰薦進衷善祐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荅神靈之福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

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為能饗
帝孝子為能饗親 濟曰維

繼帝天
饗祭也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

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孝
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

孔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
種陸之種 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祭祀

之禮行宗祀敬達郊裡

善曰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
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裡
銑曰禮行敬達謂偏裡也宗祀謂先祭於祖郊裡謂祭

祀於郊精意
以享謂之裡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善曰漢書曰金枝秀
華應劭曰金枝銅鐙

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
天廣樂矣 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

陟配在京降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
禮記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在天陟配在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沒精氣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升祖考以配天下

奔精昭

五臣作照

夜高燎煬晨

善曰奔精星流也史

以德及衆庶也

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燿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濟曰同善注奔精即流星也

陰明浮爍沈滢

詠

深淪

善曰言宋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滢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

氣在于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滢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滢祭名也

銑曰宋

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為陰明浮爍謂其光上浮也

告

成大報受釐元神

善曰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

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羈騮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良曰月御告其成功以報於天遂受福於天神矣元大也

案節星驅扶輪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天文志曰案節徐行

服虔曰謂行遲也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向曰言天福之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駟乘木玄虛海賦曰大明撫轡於金樞之遙興遠駕曜曜振振曰善穴撫猶攬也月有御故言轡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兒遠駕神駕也翰曰興起也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遙興也下至于地故云遠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貌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

古辭

善曰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濟曰漢武帝定

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

善曰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

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

青青河畔

善本作邊

草絲絲思遠道

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增

思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
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縣縣心不絕貌

銑

遠道不可思

夙

五臣作宿

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

縣展轉不可

五臣作相見

善曰廣雅曰昔夜也字書曰輟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

箋曰轉移也向曰展轉反側也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

媚誰肯相為言

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翰

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

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已以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

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

文選

二十五

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

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

尺素絹也古人為書多書於絹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善曰說文曰跪拜也

上

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銑曰何如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也

君子行

五言平調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

側調此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翰曰

納取也取履疑盜瓜正冠疑盜李也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

銑曰行合於禮授謂

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

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

世稱聖賢

銑曰白屋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

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五言 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適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善曰

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翰曰燭照也耿耿夜深長兒

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

颺

善曰毛萇詩傳曰閨內門也濟曰閨門也

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

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善曰長門賦曰展履起而彷徨濟曰安何也徘徊彷徨皆時

行不止貌

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翔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

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銑曰穹蒼天也

長歌行

五言 五臣有平調字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

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叙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良曰當早

崇樹事業無
貽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

善作行

日晞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

也

同善注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善曰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

光暉萬物

翰曰為

常恐秋節至焜

胡

黃華葉衰

善曰焜黃

色衰貌也

濟曰恐至暮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善曰

年志氣銷歇焜黃華色壞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善作乃傷

悲

銑曰理同無益

怨歌行

五言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餘同向注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

後趙飛鸞寵盛婕妤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

姑少有

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

善作

絜如霜雪

善曰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

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縮天子為三官服也翰曰紈素細縮出於齊國裁成善作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善曰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良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濟曰君愛

幸有如此常恐秋節至涼颼

善作

奪炎熱

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

華葉衰炎熱氣也
銑曰懼寵之移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見遺擲矣篋

之箱
箭盛扇

樂府二首

短歌行

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 凡樂府詩

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魏武帝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而

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畫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謚為武皇帝 翰同善注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侯

譬如朝露去日

苦多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銳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

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
以邀以遊博物志曰杜

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
軍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

也造酒者在此篇斷以為酒名未知孰是

銳曰慨慷歎也
向曰杜康古之

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

善曰古詩曰馳車整巾帶沈吟踟躕
衿詩國風也俱在學校之中青衿青領者也其心

翰曰子

悠悠謂
相思也

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善本無此二句
為知友也沈吟喻深思之

良曰君

意
呦呦幽

鹿鳴食野之苹

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善曰
毛詩

小雅文也革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革蔣蕭也濟曰

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明明如月

何時可掇

丁括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說

文曰掇拾取也猶劣切如明月之光誰能掇去

銑曰相思之心向曰中謂中心

越陌度阡枉

用相存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為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

翰曰阡陌皆道

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

書曰張賀思念舊恩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舊情也

良曰契闊勤

月明星希烏鵲南

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善曰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銑曰以喻大賢出

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當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
得其所依則患害之必至亦如烏鵲市樹求其可託之

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善曰管子
曰海不辭

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
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
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
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
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向曰山海所以不
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食三
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
魏武有慕此
因為戒焉

苦寒行

五言 五臣有清調字 善曰歌錄曰
苦寒行古辭 翰曰謂因行遇寒而作

也古曲
有清調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推

善曰

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濟曰艱難也巍巍高兒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宜陟此山車輪為之推毀樹木何蕭索

善作瑟

北風

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

霏霏

善曰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

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向曰延頸猶延頷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善曰楚辭

曰佛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善作水深橋梁絕中道善作正

鄉也

良曰佛鬱憂恚之貌

水深橋梁絕中道

善作

路

徘徊迷惑失故路薄

五臣無薄

暮無

五臣有所

宿栖

善曰揚雄琴

情英曰當道

獨居暮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

五臣作采

薪斧

冰持作糜

善曰莊子擔囊而趨謂柴也天寒水凍故斫冰以作糜粥也

向曰囊謂袋也薪

悲

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善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

翰注同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 五臣作苦哉行 善曰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

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銑曰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

魏文帝

上山采微薄暮苦饑

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

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

谿谷多風霜露沾衣

五臣作露

善曰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野雉羣雉

古

猴猿相追

善曰毛詩曰雉之朝雉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善曰廣雅曰壘重也翰曰壘壘山重兒

高山有崖林

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

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

善曰尸子曰老

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良曰人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蟪蛄山林

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為也今我不樂日

善作

月如馳

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

除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者但為其日月之速耳

湯湯

傷

川

五臣作中流中

有行舟隨波轉薄

善作迴轉

有似客游

向曰湯湯流貌

策我良馬被

我輕裘載馳驅聊以忘憂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遶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驅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翰曰言山林之士

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燕歌行

七言 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 佗皆類此 濟曰

此婦人思夫之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

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羣鷺

善本作燕

辭歸鴈南翔念君

客遊思斷

五臣作游多思

腸

善曰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

翩翩其辭歸

又曰鴈雍雍而南遊良曰憂思結於心腸

慊慊

苦

思歸戀故鄉何為

淹留寄他方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兒也口簞切 銑曰慊慊心不足兒

賤妾

筑筑守空房

善曰筑單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

裳

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婦人自誅而稱妾

向曰援琴鳴絃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

善曰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翰曰援

引也清商秋聲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

皎皎照我羅牀帷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濟曰星漢天河中央極也

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恨河梁

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

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婦人

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筦篥引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

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筦篥濟曰筦篥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

欲使知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

吾能尊顯也

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

曰珍聲類曰宰治也良曰膳食烹炙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楚辭曰挾

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銑曰秦人善彈箏齊人亦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向

曰京洛之人皆善謳歌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善曰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

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翰曰爵酒杯也庶羞衆味也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

年永錫祚肩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賓主故以此相酬焉

久要不可忘

薄終義所尤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

終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尤非也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

德曲躬於人
固無所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

五臣

作再

百年忽我適生在

五臣作存

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善曰舞賦

曰耀華屋而煬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零落
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適終也良曰言白日之奔流

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
曰適猶疾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

翰

先民誰不死知命

復善作何憂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良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

五言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也居篇之首故

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劒直千金被服麗

善作且

鮮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向曰妖美也

京洛都也被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善曰漢書睦弘衣鮮新也少時好關雞走

馬翰曰郭外曰郊古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半路攬弓捷鳴鏑長五臣驅上五臣南山善曰儀禮曰也無長驅上有彼南山司射措三挾

一鄭玄曰措捷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銑曰捷

引也鳴鏑箭名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

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者鳥獸通稱餘巧未

及展仰手接飛鳶善曰毛詩曰鳶飛戾天鄭玄云鳶鳩屬向曰接射也觀者咸稱

善衆工歸我妍

善曰舜賦曰觀者稱麗翰曰咸皆工能妍美也

歸來

善作我歸宴

平樂美酒斗十千

善曰平樂觀名濟曰言酒美故價貴

膾鯉膾

子胎鰕

炮

善作寒

鼈炙熊蹯

音煩解詁曰

鴈少汁臠也鹽鐵論曰煎魚

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胹熊蹯不熟良

曰鯉魚名也鴈臠也鰕魚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蹯熊掌也

鳴儔嘯匹侶

善作旅列

坐竟長筵

濟曰鳴嘯皆命呼也儔匹侶皆友朋也列引竟盡筵席也

連翩擊鞠壤巧

捷惟萬端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蹴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

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向曰連翩輕迅兒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萬端多

妙也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良曰攀留也言此者以喻少壯不可留

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濟曰如雲之散也明晨復來於

長揪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

美女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上

顧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美女妖且閒采桑岐路間

五臣作西字音先協韻 善曰說文曰閒雅也上林賦曰

妖治閒都又曰閒幽閒也向曰妖美閒麗也

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翰曰柔條

嫩枝也冉冉動也兒翩翩飛兒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銑曰攘宣
皓白約結也
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善曰釋名曰爵釵頭上施爵尚

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濟曰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
明珠交玉體珊瑚

間木難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

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良曰羅衣何飄飄
交絡也珊瑚亦珠也木難碧色珠也
善曰神女賦作

飄飄
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蘭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

若蘭
向曰還轉也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善曰慎子曰毛

言蘭者取其芳香
借問女安居乃在
善曰爾雅曰安止也

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薛綜西京賦注曰安

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濟曰端

隔也重關重門言結閉也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善曰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

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向曰希慕今善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

也銑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佳人慕高義求賢良及此時安定此親以玉帛者乎

獨難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義求賢志實難拔以喻君子非禮不苟合衆人

徒善作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善曰

蘇武荅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

佳人之所觀采 向曰盛年之人既不與偶則中夜起
歎息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
竟不
至矣

白馬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功

立事盡力為
國不可念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善曰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
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

頭也 銑曰羈轡
也連翩馬馳貌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善曰幽并
二州名班

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
之徒也 向曰幽并二地名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

善曰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
沙也 翰曰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

宿昔

秉良弓楛

戶

矢何參差

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

貢楛矢竹箭也參差未射在手時也

濟曰秉執也楛矢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即鄆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

三枚馬蹄二枚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

良曰控引也左的

仰手接飛猱俯身

散馬蹄

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猱後屬也

狡捷

過猴猿勇剽

匹

若豹螭

勑知善曰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勑離切方言曰剽輕也

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

邊城多警急虜騎

善本

數遷移

善曰長楊賦曰

永無邊城之災

翰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

匈奴左顧陵鮮卑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

卑蒼頡篇曰陵侵也

濟曰羽檄徵兵之書也屬策也登高隄望寇也

銳曰蹈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

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

向曰端際懷惜也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

與妻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名縮

五臣作在

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

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良曰捐棄也

王明君辭

五言并序

石季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卿初崇

與賈謚善謚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
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

殺崇遂遇害

銑同善注

王明君者本是

五臣作爲

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作馬善曰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
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向注同

匈奴盛請

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

五臣作明

君配焉

善曰琴操曰單于遣

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
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

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

女爲公主以妻烏孫焉
翰同善注琵琶樂名

其送明君亦必

五臣無必

爾也其造

新之

善本無之

曲多哀怨之聲

濟曰自是造為新樂曲也

故叙之於紙云

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

善曰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向曰我為明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

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

善曰曹子

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驅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舉之引路則發行也

僕御

涕流離轅馬悲且鳴

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

陵詩曰轅馬顧悲鳴

良哀鬱傷五內泣淚霑珠

曰流離涕流貌轅車轅

善曰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淮南行行

日已遠遂造

七

匈奴城

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翰曰造至

也延我於穹廬加我闕

於氏支名

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

今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旃帳也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向曰穹

廬毳帳也闕氏單于后名

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

善曰殊類異類李陵荅蘇武書

曰但見異類

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為

復系若騾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良曰羞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

殺身良不易默

默以苟生

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

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濟曰默默隱忍兒苟且

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善曰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

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胃
憤盈翰曰盈滿也

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善曰魏文

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高
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飛鴻不

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

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銑曰不我顧不

顧我也屏營迴行貌

良曰玉英皆喻明君匣中喻漢

糞上喻匈奴也英花也

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

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甘

以其身與秋草俱凋隕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善曰漢書

張禹曰有愛女遠嫁
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文選卷二十七